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陳拾遺集卷九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

陳拾遺集卷九

唐 陳子昂 撰

諫靈駕入京書

梓州射洪縣草莽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

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說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迹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之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永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

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
詔書梓宮將遷坐京師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
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
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
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
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蒙
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
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

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絶漠致山西之寶然後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本傳作羈）利策横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攖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運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饉人被荐饑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

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沈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横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兵徵發近畿鞭扑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絶望凋瘵遺噍再罹饑苦倘不堪其弊有一逋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圖也

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過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邃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名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墳籍

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峰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主養淳

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闗隴之荒蕪遂欲棄於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循曾閔之小節臣愚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謡諮謀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竝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顧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葢欲遺小存大

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爲貴也夫小不忍而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隴之憂未時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駈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陜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惟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

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者失然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巖谷滅迹朝廷竊感斐敬妥輅不非其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

諫雅州討生羌書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聞道路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凉鳳巴延兵以徇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之邉羌自國初以來未甞一日為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邉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觧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

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虓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為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顛頓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

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賨不敢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賨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得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

其收奔亡之種為嚮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況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也人之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

傷財臣恐未及見羌戎而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擾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以計鉅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乃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意者得非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孱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

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兹於䟽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

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隴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邉人惟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況𢿱中夏哉臣聞古人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善然後能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諫刑書

承務郎守右衛曹叅軍臣陳子昂謹頓首眛死上言臣聞昔者聖人理天下者美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於刑措臣伏見陛下務太平之理而未美太平之功賤臣頑微竊感下列臣前蒙天恩召見恩制賜臣曰既遇非常之主何不進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天恩降休伏刻肌骨不敢忘捨今陛下創三皇之業務三皇之理大統已集神化光明雖伏羲神農昔有天下誠未足比臣愚不

竭節以効愚忠臣聞自古聖王謂之大聖者皆云尚德崇禮貴仁賤刑刑措不用謂之聖德不稱嚴刑猛制用獄為理者也故周有天下八百餘歲而惟頌成康漢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獨稱文景皆由幾致刑措者也何者刑政之末節非太平之資臣竊考之於天天貴生成驗之於人人愛生育旁稽於聖聖務勝殘皆不云以刑為德者然則聖王養天下者固當上務順天下務齊人不天不人不可謂理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曰天地

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然則為人父母固當貴於德養不可務於刑殺臣伏惟陛下聖德至大矣應天受命有三皇之功順人正位有三皇之業拜圖巡洛有三皇之符尊名顯號有三皇之策明堂神構萬象宣威風雨順時百穀昌熟可謂足為萬代之規也今天下百姓抱孫弄子鼓腹以望太平之政矣陛下為天地父母固將務德以順養之登於太和以協皇極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理猶屈

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不宜亂臣賊
子自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
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詔囚李珍等無罪明魏
真宰有功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百寮慶悅皆賀
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掛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
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私
恨之賴陛下又獨決天斷寬蕩羣刑死囚張楚金郭正
一弓彭祖王令基等以凶惡之罪特蒙全活枯骨更肉

萬死再生天地神祇實用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去年八月已來天苦霖雨自陛下赦李珍等罪天朗氣晴萬品咸歡宙宇同慶又其月二十一日恩勅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慶雲者喜氣也臣伏攷之洪範驗之六經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休咎之應必不虛來陛下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慘而陰雨陛下赦罪則舒而陽和君臣歡娛則喜而見慶雲天意如此陛

下豈可不承順之夫刑者怒也可以承喜氣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況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業不以務刑令垂拱法官且猶議殺布政衢室而未措刑賤臣頑愚尚疑未可況巍巍大聖光宅天下哉今者繫獄囚徒多極法者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真實者顯示明刑罪有濫者嚴誅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以清太平之基用登仁壽之域豈非至德克明哉昔鄧太后以天降旱親決洛陽

獄囚徒良史書之而以為徳況陛下大聖億萬超於鄧后者矣夫獄吏不可信多矣國權自古敗亡聖王所誡陛下萬代之業千載之名故不可使竹帛書之有虧於此也伏願熟察以美太平之風愚臣不勝愚懇忠憤之至輙投諫匭昧死上聞云云

諫政理書

月日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再拜獻書闕下臣子昂西蜀草茅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讀

書竊少好三皇五帝覇王之經歷覩丘墳旁覽代史原其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初至於周隋之際馳騁數千年雖未得其詳而略可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後化之過此已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以至道之精理於天下臣雖竒之然其說不經未得信也至殷高宗亦延問傅說然纔救弊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臣每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沒代而不得見也豈知霑沐聖化未終天年幸得遊京師覩皇化

親逢大聖之詔布於天下問於賢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氣賤臣孤陋誠未足知然臣竊觀自古帝王開政之原備矣未有能深思遠慮獨絶古今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願竭固陋以聞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休然或萬一有可觀者敢冐昧闕廷奏書以聞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靈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

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代見人之通於天也天之應乎人也天人相感陰陽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之所以不作遂則觀象於天察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於是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陰陽太和元氣以正天瑞降地符昇風雨以時草木不落龜龍麟鳳在郊藪矣洎顓頊唐虞之間不敢荒寧亦克用理故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

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至夏德衰亡殷政微喪桀紂昏暴亂干天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遂竭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為瑶臺起乎瓊室極荒淫之樂窮耳目之玩傾宮之女至數千人奇技淫巧以億萬計信巫覡聽讒邪遂為糟丘酒池炮烙之刑一鼓牛飲者三千人龍逢不勝其憂諫而死箕子不堪其憤因為奴是以陰陽大乖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見災異疾疫大興妖孽茲作而桀紂不

悔卒以滅亡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順天應人誠信忠厚加於百姓德澤休泰興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三十餘年天下之道始和矣幽厲之末復亂厥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百川沸騰山塚崒崩人以愁怨疾厲為作故其詩曰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天地生人之理復悖於兹矣嗚呼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近有隋氏亦不克終厥初隋高帝之有天下也以六合為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

帝承平自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宴之樂以為人主之急務也於是乃鑿御渠決黄河自伊洛之間而屬之揚州生人之力既獘天地之藏又洩煬帝方忻然以為得計將後宫綵女數百千人逐泛龍舟遊三江五湖之間當其得意也視天下如脫屣弼其後百姓騷獘灾變數興吏人貪暴其政日亂陰陽感怒彗孛以出煬帝不悟自以為天下安於泰山方牽百萬之師而有事於遼當時山東父子不得相保也天厭暴

政人懷亂亡故遼東之役未歸而中國之難巳起身死逆手宗廟以隳其故何哉逆天人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之際觀禍亂之由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信不欺爾不意陛下以大聖之慮見天人之心將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始自非陛下合天地之德有日月之明誰能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於元氣哉此昔者伏羲氏之所以本天人而為三皇首也愚臣暗昧不勝大願願陛下若為大唐建萬代之策恢三聖之功傳乎

子孫永作鴻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主有所守也非甚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於泰山功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宫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愚意者豈非天皇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陛下欲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於何理哉故臣不勝區區螻蟻之誠思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

恢大唐之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虫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事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期
期一唐堯衢室夏后世室羣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作章
於此教也臣雖末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順其時月而為政則風雨時寒暑平萬物茂暢五穀登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而

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蟲螟為害霜雹成災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為教之大業也是以臣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策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陛下若不以臣微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庭倘事便於今道不遠（一作違）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俊之士博通古今皇王政理之術者與之按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鑾輿駕蒼龍載

青旂佩蒼玉從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倫朝於青陽左个負斧扆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於是遂發大號宣布四方使各順十二月之令無敢有逆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陛下遂躬藉田親蠶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害去暴以正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矜寡孤獨疲癃羸老不

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綉雕琢技巧之飾非益於理者悉棄之巫鬼淫祀誑惑傳作營惑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至誠躬服質素以為天下先愚臣以為不出數年之間將見太平之化也天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潔粢盛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臣伏惟陛下至德明聖未有能越行此道者也故臣竊以為此化一成則人倫之道自

睦刑罰之原自息兵革之事不興還淳之途可見仁壽禮讓秋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以賤臣未得為陛下一二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故臣欲陛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陛下方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歲月矣堂宇蕪穢殆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可以聚天下英賢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樽俎

之師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道也今則荒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豈可得哉況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柰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者也陛下何不詔天下冑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未曲盡者恐煩聖覽必陛下恕臣昏愚請賜他日別具奏聞

諫用刑書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詣闕上疏

臣本蜀之匹夫官不望遠陛下過意擢臣草莽之下升在麟臺之閤光寵自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將何克負然臣聞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懷佞不諫罪莫大焉況在明聖之朝當不諱之日方復鉗口下列俛仰偷榮非臣之始願也不勝愚惑輙奏狂昧之說伏惟陛下少加察焉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彊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

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變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所貴矣况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可謂策之失者也伏覩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静宇宙保乂黎人發號施令出於誠慊天下蒼生莫不想望聖風兾見神化道德為政將待於陛下矣且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天人之符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

亂倡禍法合誅屠將息奸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勸於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遊有跡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訊枝葉蟠拏大或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奸人熒惑乘險相誣糺告疑似冀圖爵賞叫於闕下者日有數矣於時朝廷皇皇莫有自固海内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斯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時人獲泰謂生再造愚臣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之機也不謂議者異

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為理威刑為務使前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相屠向歷十載關河自北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騖湟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屢遭凶年流離饑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

相養矣故揚州構禍殆踰五旬而海内晏然纖塵不動豈非天下蒸庶厭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知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欲察察為政肅理寰區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人臣愚以為非適變隨時之議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究百無一實

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訴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奸惡之黨決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雲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自古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物理之自然也臣亦不敢以遠古言之請借隋而况臣聞長老言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襲窮毒威武猒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

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崤關之勢傾宇宙矣然亂未踰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烝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為元惡旣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血流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揺遂竝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

臣竊以此上觀三代夏殷周興亡下逮秦漢魏晉理亂莫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害在乎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為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巳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豈能無濫也寃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

悖亂羣生厲疫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旣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焉而生矣頃來亢陽愆候密雲而不雨農夫釋耒瞻望嗷嗷豈不由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下人也倘旱遂過春麥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何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古者明王重愼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柰何以堂堂之聖猶務彊霸之威哉愚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奸倘

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相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作詐惑亂京師致使太子奔走兵交宫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劉氏宗廟幾傾覆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臣每讀漢書至此未嘗不為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恐負陛下恩遇臣不敢以微

命蔽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刑罰誖望在恤刑斶乞
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
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臣子昻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申宗人冤獄書

臣聞古人言為國忠臣者半死而為國諫臣者必死然
而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諫主至聖之主不惡直以廢忠
臣幸逢陛下至聖大明好忠愛直每正言直諫特見優
容今陛下方御寶圖以臨陽館崇闡玄化寧濟蒼生固

臣精心潔意願陛下至德與三皇比矣然臣伏見陛下有至聖之德至忠之臣猶使上下不通内外壅隔臣竊懼之恐後代或以聖朝無至忠之臣敢冒萬死越職上奏伏乞天恩寛臣喘息畢盡忠言臣聞上有聖君下無枉臣昔舜去四凶堯不罪舜周公誅管蔡成王不罪周公霍光誅燕王昭帝不罪子孟何者此數公者為國討賊為君殄讎假雖擅權猶不可罪況奉君命而執法者乎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徇公之節執法不撓

為國殄讎頃者逆子賊臣陰搆禍難潛圖寇計將危社稷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决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彊禦唯法是守唯惡是讎幸得察罪明辜窮奸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誠是陛下神斷之明抑亦盡忠之効陛下所以自監察御史擢拜為鳳閣舍人者豈不以表其臣節報其竭誠使天下之人知其忠懇者也當此之時忠必見信行必見明自謂專一事君

無貳也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搆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詰幽窮詔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毋年八十老病在床抱疾喘息朝不保夕今日身幽獄户死生斷絶朝蒙國榮夕為孤囚臣竊痛之頃者至忠而今日受賂辜負聖主憂及慈親誠足痛恨臣比者固知不免此禍不能度德量力貪榮昧進以訟受服誰能免尤向使辭寵讓榮陳力下列雷同衆葷勤恪在公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恭默聖代臣固知今日未招此患何者

古人云盜憎主人被誅者不能無怨頃來執法誅罪多是國之權豪父讎子怨豈可勝道親黨陰結同惡相從使肝為朝脯肉為俎醢宗誅族滅肝腦塗地彼凶讎也未足以快其心況蒙國寵榮位顯朝列凶讎切齒怨讟何窮臣竊恐今日之辜已是讎怨者相結構矣陛下至聖明察豈不為之降照哉倘萬一讎誣濫罪使凶嚚者得計忠正者見辜為賊報讎豈不枉苦夫孤直者衆邪之所憎至公者羣惡之所疾寡不敵衆孤不勝羣羣誣

成罪聖不能救自古所有非止於今古者吳起事楚抑削庶族以尊楚君楚國既彊吳起蒙戮商鞅事秦尊討庶孽以明秦法秦國既霸商鞅極刑鼂錯事漢諸侯咸彊七國驕奢將凌宗室錯削弱其勢以尊漢景帝不悟惑奸臣之說遂族滅鼂氏此三臣豈不盡忠願保其君然而身死族滅為讎者快皆當代不覺而後代傷之聖主明君可不為之痛傷邪臣以嘉言雖無三子之智竊恐獲罪或與之同伏惟陛下仁慈矜憐憫察其忠臣聞

漢高祖謀楚與陳平四萬金及其為帝不問金之出入何者立大功畧小過夫有大忠者不求小過所謂聖主之至道者也陛下豁達大度至聖寛仁覩於漢祖固已遠矣齷齪小吏何足為陛下深責哉伏願天恩矜愚赦罪念功補過乞將終養老母獲盡餘年豈非聖主之恩仁君之惠有禮有訓善始善終哉臣於嘉言親非骨肉同姓相善臣知其志然非是丘園之賢道德之茂大雅明哲能保其身假使獲罪於天身首異處蓋如一螻蟻

爾亦何足可稱然臣念其曾一日承恩蒙聖主駈使不以赤誠取信今乃駕罪見疑臣實痛之恐累聖主之明傷其老母之壽身汚明法為後代所悲臣知其忠豈能無惜所以敢冒萬死乞見矜憐臣若言非至忠苟有僥倖請受誅斬伏表惶怖魂魄飛揚

諫曹仁師出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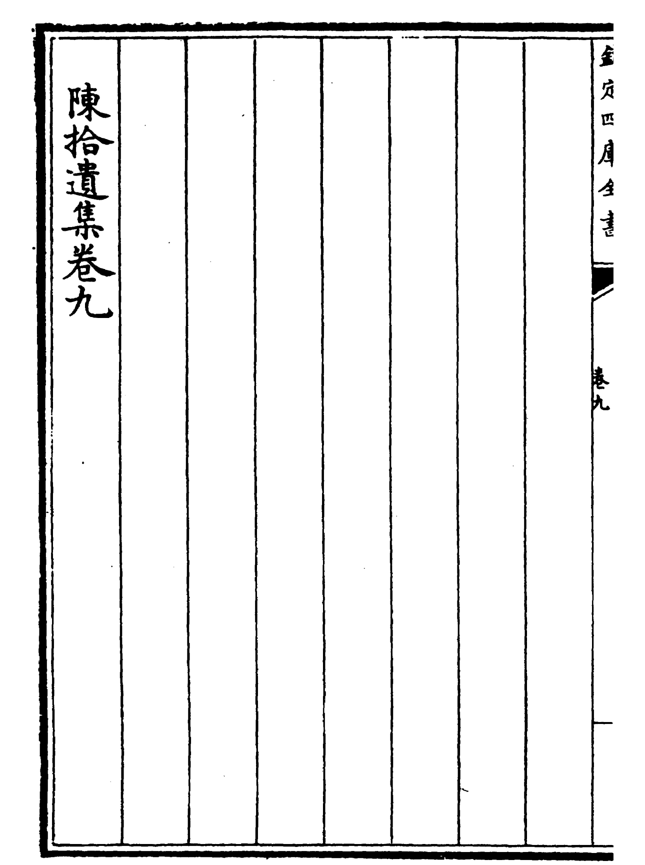
臣伏見詔書發懷遠軍令郎將曹仁師訊勒以征匈醜

臣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

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略地而還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臣猶慮曹仁師未識典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為利不以全兵為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忌諱曾聞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為非安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内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

到突利城迴兵之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初寒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靈州常時所發之處却迴到雲内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内城中又先未有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筭十不存二若送南中散就諸州路程益遠疲瘦更極以臣愚算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於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脱若功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

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但慮後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絶漠多喪士馬非臣臆度輙敢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疋旋師之日惟餘四萬四十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臣願陛下考驗前古取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陳拾遺集卷九

陳拾遺集卷十

唐　陳子昂　撰

書

啓

為建安王與遼東書

月日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於遼東州高都督蕃府賢甥某至仰知破逆賊孫萬斬十有餘陣并生獲夷賊一千人三軍慶快萬里同歡都督體英偉之

才抱忠義之節遂能身先士卒為國討讎以數百之兵當二萬之寇指麾電掃逆黨雲銷非都督智勇過人威名遠振誰能以少擊衆陷醜摧兇使國家無東顧之憂是都督之力也賢甥俊酷似其舅遂能與其等應機破敵効節立功此已各賞金帶緋袍薄荅誠効更自録奏擬加榮官願都督遠知此意也今賊饑餓灾疊日滋天降其殃盡滅已死人厭其禍萬斬方誅營州士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准待官軍某令將蕃漢精兵四十萬

衆尅取某月日百道齊駈分五萬蕃漢精兵令中郎將薛訥取海路東入舟檝已具來月亦發請都督勵兵秣馬以待此期共登九山看殄凶虜書勛竹帛開國傳家是都督建功之日也中間尅期同會當更別使知聞正屬有軍事未能委曲初春向暖願動静勝常所是都督官屬及大首領竝左右立功人等竝申此問相見在近預以慰懷

為建安王荅王尚書送生口書

使至所傳斬首及生擒獲馬等具如來狀仰以欣快三軍共之狡寇逋誅此未擒馘師徒企踵爭望先鋒尚書遠略英謀臨機果斷儹制凶醜梟首伏辜在此諸軍實增慕勇既壯尚書之節又羡先登之功幽州士人尤以慶快破竹之勢自此為階其方擐甲負戈為尚書後列登高臨陣坐觀俘虜此期在即領以慰懷初春猶寒願保休勝裨將已下各慰問之云云

為建安王與諸將書

使至辱書仰知都督率兵馬摧破凶虜遠聞慶快實慰永懷非公等忠勇兼資統率多算同心戮力殉節忘軀以尅剪逋兇揚國威武在此將士聞公等殊戰賊不當鋒莫不西望慣勇欽羨獨尅甚善甚善即日契丹逆醜天降其灾盡病水腫命在旦夕營州饑餓人不聊生唯待官軍即擬歸順其比訓勵兵馬襲擊有期六軍長驅此月將發恨不得與諸公等共觀諸將斬馘獻俘旦夕嚴寒願各休勝契丹破了便望迴兵平殄默啜與公等

相見有日預以慰懷臨使忽忽書不盡意

為建安王與安東諸軍州書

日月淸邊道行軍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安東諸州刺史并諸將部族官屬等初春猶寒公等久統兵馬勤國扞邊不至勞弊也其如常比賊中頻有人出來異口同詞皆云逆賊李盡滅已死營州饑餓人不聊生諸蕃首領百姓等唯望官軍即擬歸順前後繼至非止一人其先使人向營州迴且得父老容狀云賊勢窮蹙去

正月上旬有妖星落孫萬斬營中其聲如雷賊黨離心各以猜貳天殃如此人事又然平殄凶渠正在今日大軍即以二月上旬六道竝入指期尅剪同立大勛請公等訓勵兵馬共為犄角開國封侯其機在此幸各勉力以圖厥功尋當更使人續往先此不具

為建安王答王尚書書

使至辱書知初出黃龍即擒白鼠凶賊滅兆事乃先徵凡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坎精穿竊為盜夜遊晝伏乃

是其常令白日投軀素質委命賊降之象理必無疑近再有賊中信來親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訓兵勵士秣馬嚴威因其凶亂之機乘取敗亡之勢事同破竹無待剪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與韋五虛已書

命之不來也聖人猶無可柰何況於賢者哉僕嘗竊不自量謂以為得失在人欲揭閧見抗衡當代之士不知事有大謬異於此望者乃令人慙愧悔赧不自知大笑

顛蹶怪其所以者爾虛已足下何可言邪夫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子昂其如命何雄筆雄筆棄爾歸吾東山無汩我思無亂我心從此遁矣屬病不得面談書以述言子昂白

為蘇令本與岑內史啟

某啟某聞子以母貴自古通方禮以親榮在昔恒理豈非奉上之道休泰必同膝下之恩親愛先及伏惟尊舅寵居崧戚位列崇班實富貴於當今允尊榮於前代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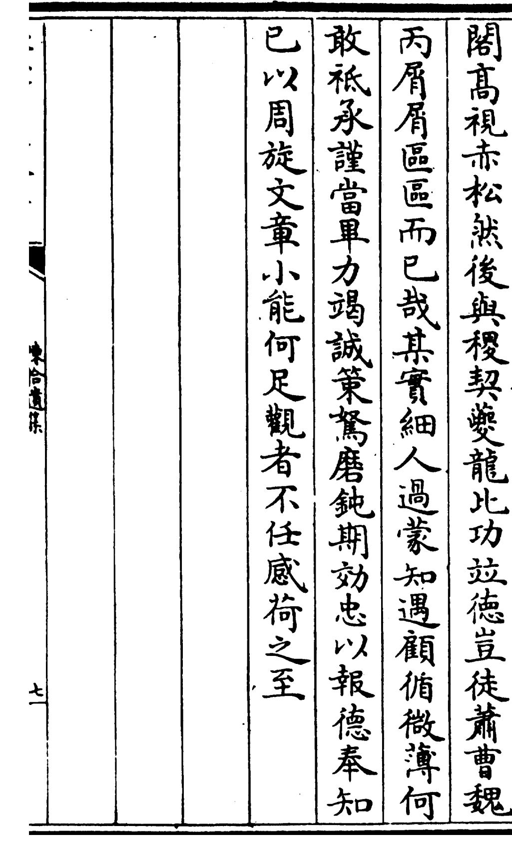
得言之地據至要之途九族同欣皆憑於奨眄六親咸賴仰沐於恩波莫不拂拭增其羽儀譚薦長其光價其自末品忝在甥徒早蒙撫育之恩不殊骨肉之愛自痛無福家禍遂纒爰在孤遺載延慈眷愛同諸子禮越常流遂得教訓成人策名從宦舅又曲垂顧念恩甚庭闈渭陽之情實多荷戴猥以庸薄叨累周行自委質戎班昭名果毅經今一十三歲矣而竟未一遷仰望儕流莫不皆居顯位旋觀時輩亦以再歷榮班獨其一人空嗟

留滯雖命塗乖舛良或甘心然親貴盈朝豈忘提奬所以仰瞻恩惠不棄於踈微冀降慈流有憐於孤賤伏願舅大弘收採之眷特垂咳唾之恩矜憫小子使得官及朋友寵以親榮私門載昌幽冥是賴豈不幸甚豈不幸甚無任企仰之至謹奉啟不宣某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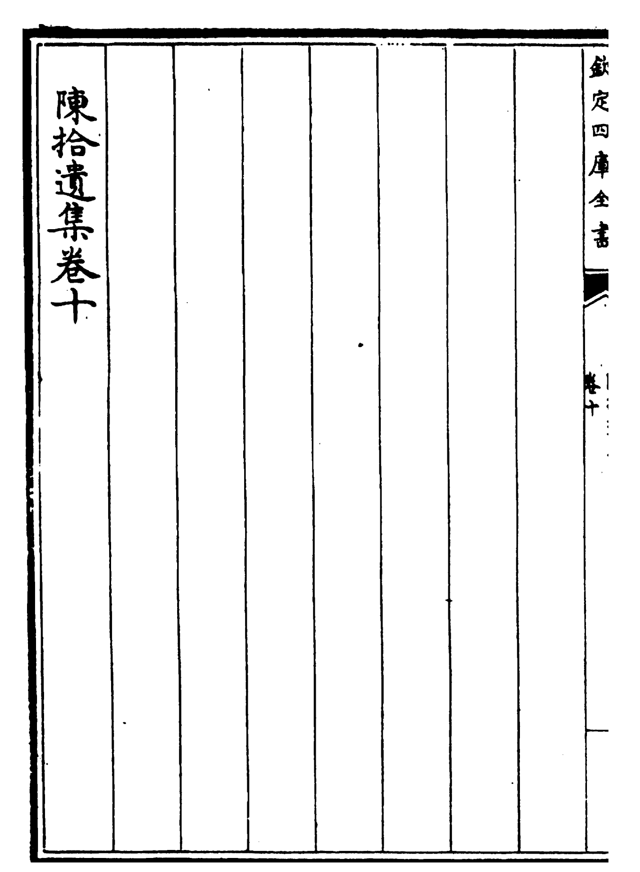
上薛令文章啟

某啟一昨恭承顯命再索拙文祇奉恩榮心魂若勵幸甚幸甚某聞鴻鐘在聽不足論擊缶之音太牢斯烹安

可薦藜羮之味然則文章薄伎固棄於高賢刀筆小能不容於先達豈非大人君子以爲道德之薄哉其實鄙能未窺作者斐然狂簡雖有勞人之歌悵爾詠懷曽無阮籍之思徒恨跡荒淫麗名陷俳優長爲童子之群無望壯夫之列豈圖曲蒙榮奬躬奉德音以小人之淺才承令君之嘉惠豈不甚幸豈不甚幸伏惟君侯星雲誕秀金火間成衣冠禮樂範儀朝野致明君於堯舜皇極允諧當重寄於阿衡中階協泰非夫聰明博達體變知



機如其仁如其仁方當拔俊賞奇使拾遺補闕坐開黃閣高視赤松然後與稷契夔龍比功竝德豈徒蕭曹魏丙屑屑區區而已哉其實細人過蒙知遇顧循微薄何敢祇承謹當畢力竭誠策駑磨鈍期効忠以報德奉知已以周旋文章小能何足觀者不任感荷之至


陳拾遺集卷十

陳拾遺集附録

唐書列傳

宋宋祁撰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為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貲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俠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宫長安於

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逼匈奴巴隴攖吐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荐饑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

骨縱横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𣅜遺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為盜賊揭挺叫嘑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竝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

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盼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廥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陜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抔粟陛下何與遏之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

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神鬼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

加於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塚沸崩人用咨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合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

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黄帝合宫有虞總章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

于青陽左个負斧扆憑玉几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息獄以恤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宫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朞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於此得賢臣焉今委

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柰何為天下而輕禮樂哉顧引冑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九道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

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

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之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

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劒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

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於是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
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
入朝后責其萻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
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彊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
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
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
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
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

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内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懷不自安烏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絶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為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戸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饉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

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饑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為急今有粟麥牛羊為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為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凉以往蹻以待陷後為邉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繁興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凉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陸

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鋪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門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饑是河西之命係於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來侵者繇甘京士馬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

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内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為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獪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

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闕隴為空今迺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絶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

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贓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

六驗也蜀士尫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陲且不守而為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為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饑闕隴敝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

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居安念危
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為政之要適
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昻乃奏八科一措刑二
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
其大概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為政之要凡大
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
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
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

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滌蕩羣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鈎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

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智不為愚者謀勇不為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薫蕕不共器其理自然何者以德竝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偽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殉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汩於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禄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

如裴炎劉褘之周思茂騫味道固嘗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謂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

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狥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
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
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
於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
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
安矣廼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
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
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

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輙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

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為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擒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歷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塚次每哀慟聞者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

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内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大歴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贊曰子昂説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

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聵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於言其聾聵歟

陳氏别傳

唐盧藏用撰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頴川五世祖方慶得墨翟祕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家焉世為豪族父元敬瑰偉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

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明經擢第受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地骨鍊雲膏四十餘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豪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絶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為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太學歷詆羣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為

遠近所稱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太帝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勑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曄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貨鬻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曹上數召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輙罷之以繼母憂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

晚愛黄老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嘿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總戎律臺閣英妙皆置在軍麾時勑子昂參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没三軍震慴子昂進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亂常天意將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懿親威略邁世受律廟堂弔人問罪具精甲百萬以臨薊門運海陵之倉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雄傾天下以事一

隅此由舉太山而壓卵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玄遇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寇威而殆戰士夫寇威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後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冲謙退讓法制不申每事同前何以統衆前如兒戲後如兒戲豈徒為賊所輕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爾非能家至戸到然後可服況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兵以屬王安危成敗在百日之内何可輕以為尋常大王若

聽愚計即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期成功報國可欲
送身誤國耶伏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事須先比量
智愚衆寡勇怯强弱部校將師之勢然後可合戰求利
以長攻短今皆同前不量力又不簡練暗點烏合敗後
怯兵欲討賊何由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况奸賊勝
氣十倍未可當也且統衆禦奸須有法制親信若單獨
一身則未亥金鎚有竊發之勢不可不畏人有負琬琰
之寶行於途必被刼賊何者為寶重人愛之今夫王位

衆人上總半天下兵豈直琬琰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為功也故願大王於此決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言則至時機巳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誠能聽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建安方求鬬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常欲奮身以荅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叅預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絶之

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箝然下列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泣然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之知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構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為養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後以迄於唐為後史記綱紀初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書中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

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慌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祐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三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果强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時人不知之也尤重交友之

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徵道人史懐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最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巻嘗著江上文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荆州倉曹梘里馬擇曰擇昔從父友王適獲陳君欣然忘我幼齡矣榆關之役君籌其謀戎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歷初君歸寧舊

山有掛冠之志予懐役南遊邁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

絃詠周覽所記倏徧岷峩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

絶道寘杳然若喪之幾延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

我恨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

稱其實録嗚呼陳君為不亡矣遂為賛曰

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溶東注滄海靈光氛氲上

薄紫雲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

伸行通神明困於庸塵子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大唐劒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兼
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鮮于公為故右拾遺陳
公建旌德之碑
唐趙儋撰

公諱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其先居於頴川五
世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隱於郡武
東山子孫因家焉生髙祖湯湯為郡主簿湯生曾祖通
通早卒生祖辯為郡豪傑辯生元敬瓌偉倜儻弱冠以
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而不求

報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朮殆十八年玄圖大象無不達嘗擬張平子風鑒比郭林宗公即文林元子也英傑過人彊學冠世詩可以諷筆可以削人罕雙全我能兼有年二十四文明元年進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於洛陽宫靈駕將西歸於乾陵公乃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而壯之召見金華殿因言伯王大略君臣明道拜麟臺正字由是海內詞人靡然向風乃謂司馬相如楊子雲復起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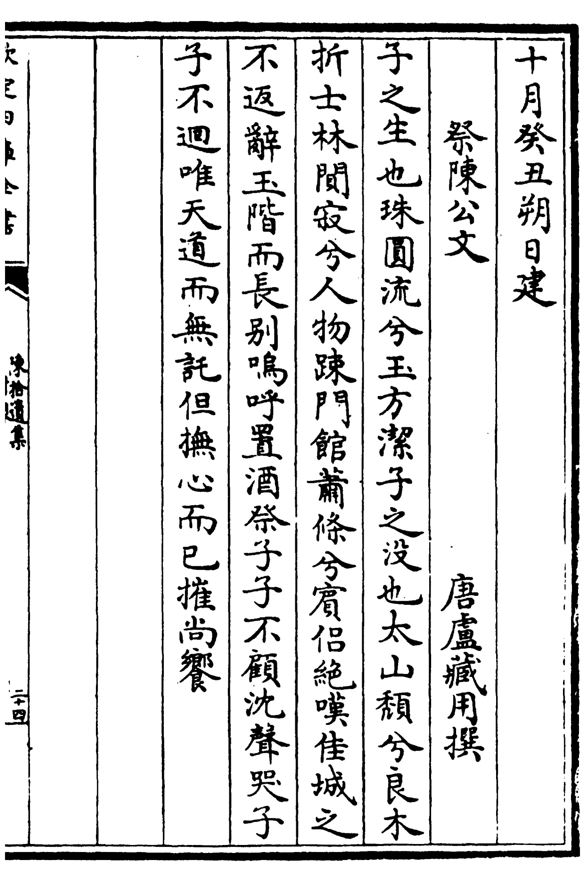
岷峩之間矣秩滿補右衛曹每上疏言政事詞旨切直因而觧罷稍遷右拾遺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屬之追及公叅謀幃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没三軍震慴公乃進諫感激忠義料敵决策請分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奮不顧身上報於建安建安愎諫禮謝絶之但署以軍曹掌記而已公知不合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而流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

至性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復起柴毁滅性天下之人莫不傷歎年四十有二薨於射洪獨坐山有詩十首入正聲集十卷著於代友人黄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為之序以為文章道喪五百年得陳君焉由是大中之詞紙貴天下矣有子二人竝進士及第長曰光官至膳部郎中商州刺史仲曰斐歷河東藍田長安三尉卒官光有二子其長曰易甫監察御史次曰簡甫殿中侍御史斐生三子長曰靈甫次曰競甫衆甫皆守緒業有名於代劒

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自受分
閫之政也初年謀始立法二年人富知教三年魯變於
道乃謂幕賔曰陳文林散粟萬斛以賑鄉人得非司城
子罕貸而不書乎拾遺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得非
臧文仲言立而不朽乎於戲陳君道可以濟天下而命
不通於天下才可以致堯舜而運不合於堯舜悲夫昔
孔文舉為鄭玄署通德門蔡伯喈為陳寔立太丘頌異代
思賢之意也況陳君顔閔之行管樂之材而守牧之臣

久闕旌表何哉爰命不學第叙豐碑表厥後來是則是
效其頌曰
有嬀之後封於陳國根深苗長世載明德文林大器質
匪雕刻學術鈎深風鑒詣極代公耿光喬玄藻識施不
求報退身自默岷峩降靈拾遺挺生氣總三象秀發五
行才同入室學匪獵精明明天后羣龍効庭矯矯長離
軒飛梁益封章屢抗天陳刑辟匪君伊順惟鱗是逆九
德未行三命惟錫帝命建安遠征不伏咨公幕畫騁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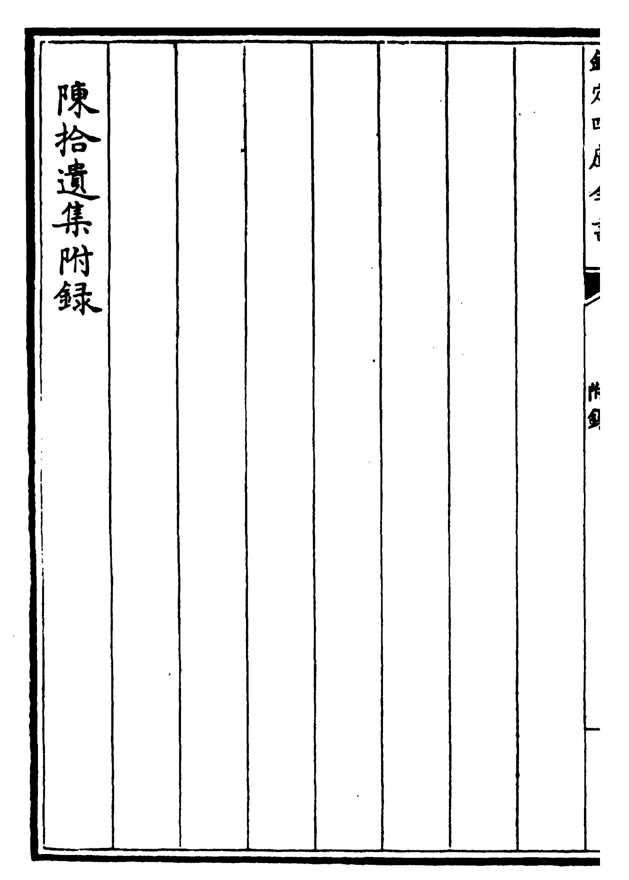
驥足惟王玩兵愎諫違卜忠言不納前軍欲覆遂登蓟
樓莫寫我憂大運茫茫天地悠悠沙麓氣衝大陰光流
義士養微人誰造周嗟乎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
於感遇亦阮公之詠懷已而已而陳公之微意在斯表
辭右省來歸溫清如何風樹不寧不令廬墓之側柴毀
滅性管輅之才管輅之命惟國不幸非君之病我鮮于
公中肅恭懿光明不融為君頌德務如清風日月運安
江漢流東不閉其文永昭文雄唐大歷六年歲次辛亥



十月癸丑朔日建

祭陳公文　　　　唐盧藏用撰

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方潔子之没也太山頹兮良木折士林閒寂兮人物疎門館蕭條兮賓侶絶嘆佳城之不返辭玉階而長别嗚呼置酒祭子子不顧沈聲哭子子不迴唯天道而無託但撫心而已摧尚饗


陳拾遺集附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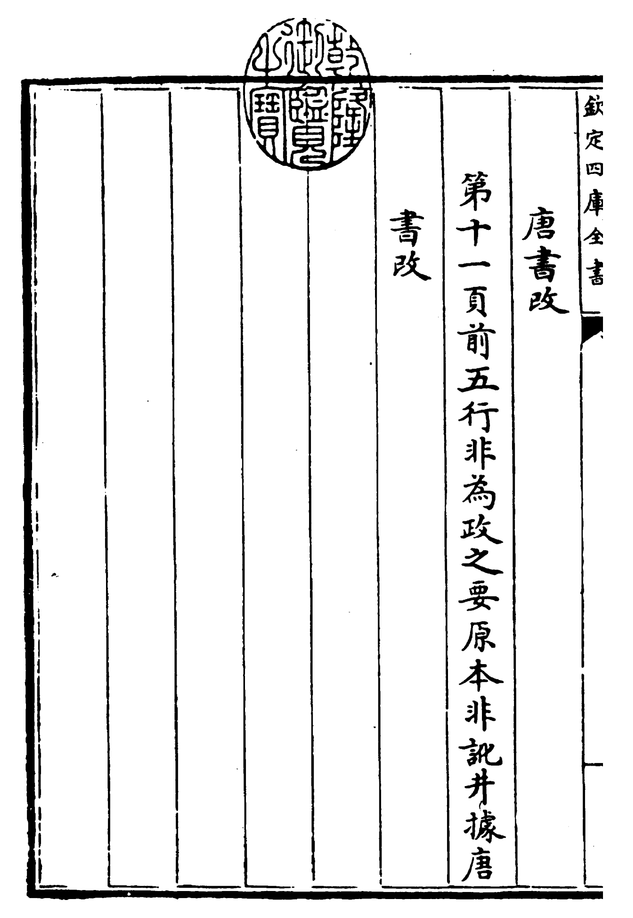
謹案卷九第六頁前三行遂發凉鳳巴延兵以徇之原本延訛蜒據唐書改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冠葢如雲原本葢訛益今改

卷十第四頁前四行請公等訓勵兵馬共為犄角原本犄訛猗今改

附録第六頁後四行河北舉滄瀛趙鄭原本鄭訛鄭據唐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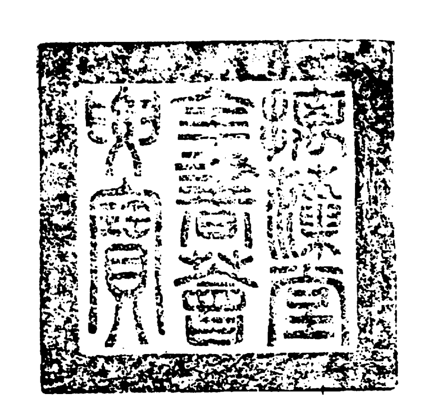
第七頁後七行甘州降户四千帳原本四訛三據



唐書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非為政之要原本非訛并據唐

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